

清季藏書四大家考(一) 高 祺 熹

第一章 前 言

我國私家藏書，由來久矣。史稱張華博物洽聞，徙居時載書三十乘；任昉聚書萬卷，率多異本，官府所無，就其家取之。自唐而藏者寔興，鄭侯李泌，其為最著名者；其事漸盛於兩宋，至明代而極矣。除蒐藏秘笈力求宏富以外，兼重宋元舊刻。有清一代，繼承明朝之餘緒，而愈揚其波，百宋千元，矜奇炫勝。昔洪亮吉分藏書之家為五等：曰考訂、曰校讎、曰收藏、曰賞鑒、曰掠販。其非篤論，前人已有論之。蓋藏書家挾其收藏之富，以資考訂、校讎、賞鑒，及廣流傳，多兼而有之。雖所重者未盡相同，而其有功於學術文化則一。

有清二百六十餘年間，收藏名家輩出。順、康間，以虞山毛晉、錢謙益為巨擘。毛氏汲古閣之藏，至其子孫而亡，錢氏絳雲樓所貯，不幸毀於一炬，其燼餘歸之族孫遵王。錢氏述古堂專收宋槧，有倭宋之稱。康熙間，以泰與季振宜、崑山徐乾學傳是樓為較著名。雍、乾間，以錢塘吳焯瓶花齋、仁和趙昱小山堂為大家。此諸家之藏書，大多不旋踵而散。

清代中葉，藏家尤多，論鑒賞之高，收藏之精，首推吳縣黃丕烈。黃氏自號佞宋主人，有宋刻百餘種，構築「百宋一廬」以貯之。友人元和顧廣圻為撰百宋一廬賦，黃氏自注其行款，而開元和江標標記板本行款之一派。其所撰藏書題跋，及於校勘並敘述板本源流，為後之撰書志者奉為圭臬。黃氏藏書晚年悉歸於同邑汪士鍾之藝芸精舍。至道光末年，汪氏藏書又盡歸於上海藏家邵松年之宜稼堂。郝氏善於蒐羅，且饒有賞財，收藏之精賅宏瞻，為一時之盟主。

我國之書藏，自明以來，多聚於江南吳越一帶。北方雖或不乏藏書之家，如康熙中之河南商邱宋榮；山東新城王士禛池北書庫；乾、嘉中之順天大興翁方綱寶蘇齋、山東益都李文藻等，所藏雖亦甲於一郡，然皆不足與江南藏家相頡頏。此種情勢至清末而稍有一變。

道、咸年間，洪楊為亂，江南故家藏書，一時俱出，聊城楊氏以增時官江南河道總督，得以盡蒐蒐羅郝氏宜稼堂散出之珍本秘籍，遂多歸其囊。於是山東聊城海源閣之藏書，名振一時，與江南之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歸安陸氏函宋樓、錢塘丁氏惠嘉堂鼎峙，時人合稱為清季南北藏書四大家。此四大家於清代末期，天下擾攘不安之際，護持歷代故物文獻，可謂厥功至偉。但以聚散無常，滄桑多變，諸家所藏，非徒流異域，即星散人間。其幸僅存者，間為赤匪勒索獻出。今大陸歷經動亂，其不付劫灰，尚有幾何？撫今思昔，緬懷昔賢為維護文獻蒐羅之艱辛，爰採傳記所載，於此清季四大藏家主人之生平傳略及遞藏源流，表而出之，或能激後進之興起。

第二章 聊城楊氏海源閣

一、傳 略

聊城楊氏海源閣創始人楊以增，字益之，又字至堂，晚號冬樵，又自稱上浣退思老人；山東聊城人，生於乾隆五十二年，卒於咸豐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西元一七八七——一八五五），享年六十九歲。

父兆煜，字炳南，一字熙庵，為嘉慶三年舉人，後於嘉慶十三年，以大挑，授為即墨縣學教諭。平日注重師道，簡易近人。未久，以母年高思鄉，去官奉母返里。

以增為嘉慶二十四年舉人，道光二年進士，循例分發為貴州知縣，權長寨（今長寨縣）同知。楊氏為官，先教化，後刑政，頗有兩漢循吏之風；每遇訊獄，必體察案訟實情。後又補荔波縣知縣，楊氏經常於書院，與諸生說經習文，日久民皆俯首。其愛民如此。

旋因巡撫吳榮光（廣東南海人）明保循吏第一，調為貴筑知縣，與義府知府，繼而又調為貴陽府知府，清理歷年積案數百件，並杜絕奸邪諸種弊端。隨又升為廣西左江道。道光十五年，調湖北安襄鄖荆道，以治盜有成，頗著聲譽，甚受提督羅思舉敬重。

道光十八年六月，楊氏丁父憂，返里守喪，服闋以後，授官河南開歸陳許道，又轉兩淮鹽運使，尚未赴職，又擢甘肅按察使，平定為患地方之妖民。

嗣受命權代甘肅布政使，朝廷下令履勸邊地，以為增賦準據。楊氏奏告巡撫稱：甘省土地貧瘠，田畝

所獲無幾，如驛驛增賦，則民必不堪命。後果有數十縣獲准停增賦之議。

後擢升為陝西布政使，時值關中旱災，楊氏乃賑濟饑民，慎擇官紳，期能造福百姓。道光廿六年，陝西巡撫林則徐調升雲貴總督時，並舉楊氏自代。次年遂得實授。楊氏接職後，告諭屬吏，關中地區，土地肥沃，民風純樸；然大旱之後，元氣大失，有待恢復，官府一切措施，不應多所更張，俾子百姓休養生息之機。比年以後，五穀豐收。楊氏盡心民謨，可見一斑。

道光廿七年，新疆回人和卓木為亂，楊氏受命權理陝甘總督，總理徵發軍糧之糧臺事宜。回疆亂事平定後，始回陝西原任。

道光廿八年九月，江南河道總督湯錫恩因病解任，楊氏受命繼任。此時正逢海疆用兵，府藏支絀，在未抵淮安南河任所時，朝廷已先減刪河工經費，年為三百萬兩。然楊氏仍毅然赴任，悉力楮柱，盡除浮費。除夕風雪中，猶親身幕宿河上，頓使官吏感奮。孰料咸豐元年秋，黃河在豐北決口，蘇、魯、豫交界一帶，普漫堤頂，汪洋一片，豐、沛、銅山、碭山各縣並毗連山東省境，災黎蕩析離居，不堪設想，漕運竟亦中斷，朝廷乃命楊氏革職留任。

此時又逢太平軍亂事，兵事日急，洪軍進犯江寧，大江南北，人心惶亂。原歸河工之關津租調等收益之費，全移於糧臺，供作軍餉之用，治河之事，因而倚閣不行。而負責防堵河決之鄉勇，正日夕索哺，幸有楊氏先機籌畫，軍糧不虞中斷。江南江北，雖烽火相望，而清浦一帶百姓，仍能安居樂業，商旅不輟，皆幸賴楊氏徵兵召募，時勤訓練，使寇攘屏跡，保持一片淨土。楊氏亦終積勞成疾，於咸豐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卒於官，享年六十九，謚端勤。楊氏臨終猶籌度河事，以不能目睹其成爲憾。

楊氏有二子：長名紹毅，授雲南大理府通判；次子名紹和，字彥和，一字錫卿，咸豐二年舉人，官戶部郎中，同治四年成進士，歷翰林院侍讀，光緒元年卒於官，年四十六歲。

紹和有子名保彝，字鳳阿，同治九年舉人，官戶部郎中，補用道員。庚子拳亂後，息居肥城眉園，曾預修山東通志。宣統二年卒，年四十五。

楊以增刻有海源閣叢書。

楊紹和纂有海源閣叢書目、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四卷、楹書四錄五卷、續編四卷。

二、遞藏源流

海源閣為楊氏以增所獨力創建，後由楊氏三世孫網羅經營，經其子紹和極力拓展，其孫保彝苦心珍守，各代皆有增益，最後於宣統元年，將閣中藏書呈報聊城縣府備案，並選族人敬夫爲嗣，以管理祖先遺業。

以增平生別無所好，愛讀書，整日手不釋卷，公事畢後，喜談論文藝掌故。其友梅曾亮知之甚諳，在柏枧齋文集云：「公（以增）長見賓客，治文書，事畢即手一卷。晚食後，會談文藝及舊往事。」

楊氏通於經史，並重視訓詁之學，且學有淵源。經學最推崇鄭玄，史學最贊佩司馬遷。其在六藝堂詩禮七編跋云：「鄭先生北海鄭君，經傳洽熟，爲世儒所宗，其所注易、書、論語皆佚。今所傳者，詩箋禮注而已。自後儒空言義理，而鄭君之學微然。王禕謂朱子詩集傳訓詁多用毛鄭。朱子論孟精義序云：「漢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讀經而不由鄭學，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

楹書四錄卷二云：「先公平生深於史學，尤愛龍門之書。」楊氏並欲廣求書本，訂其異同，重爲刊正，故藏有宋槧史記即達三種，可知其敬佩司馬遷之深也。

在詩學方面，楊氏宗法王維、孟浩然等田園詩人，此適與楊氏淡泊名利之風相合。四錄卷四云：「先公爲詩宗王、孟，而探源彭澤，陶公詩作莫不風誦。」又云：「先公愛讀雜駢、陶詩，每夕將眠，必據被默誦一遍始就枕，數十年以爲常。」

楊氏不僅喜愛讀書，尤好藏書，友好知其雅好此道，皆代爲留意訪書。四錄卷二云：「嘉興錢心壺先生方主講大梁書院，與先公爲至交，一日語先公曰：公好聚書，此間有一奇書，乃人人所共讀，而人人所未見者，公其有意乎？」梅氏柏枧齋文集亦云：「至堂（以增字）好蓄書，今乃知其得一書必閱一書。」楊氏藏書日多，乃築海源閣爲藏書之所。紹和在四錄序云：「端勤公平生無他嗜，一專於書，所收數十萬卷，度海源閣藏之。」

追溯楊氏收藏之始，起於道光廿八年，任官江南河道總督時。楊氏以個人之喜好，並以環境之便利，終於成爲北方藏書家之巨擘。楊氏藏書大多出於收購，是時官爲河督，雄於貲財，且督署設於淮陰，適扼南北漕運中樞，加以咸豐初年，洪楊軍已擾遍東南半壁，定都南京，動亂已急，藏書故家爲時局所迫，紛紛欲轉售所藏。四錄卷一云：「咸豐初，揚州始復，南北各軍往來淮上，往往攜古書珍玩求售」。楊氏既得天時地利，乃乘機收購，奠定海源閣蒐藏之基礎。

以增收藏書籍，以得於吳中爲最多，十居八九爲長洲汪士鍾藝芸書舍所藏，於咸豐之際散出所得。而汪氏所藏則係於嘉慶、道光之間，得於吳門藏家黃丕烈百宋一廬之故物；而黃氏所得，多爲清初毛晉汲古

閣、錢會述古堂、徐乾學傳是樓，及季振宜諸家所藏經史佳本。閩錄卷四云：「先公官江南時，極力訪求，所獲致佳者。」又續編卷一云：「余齋舊藏宋槧諸經善本頗夥，往歲於江南得汲古舊藏，皆精善之本。」

此外楊氏亦間收欽縣鮑廷博知不足齋、江都秦恩復石硯齋所貯。海寧陳鱣、陽湖孫淵如、大興朱竹君、無錫鄒曉屏，及山東李夢弼、邢太僕之舊藏，亦有所得。與楊氏相交者，如上元梅曾亮、劉燕庭、漢陽葉東卿、常州胡珽，亦時有寄贈。因之，吳越數百年之文獻，江南江北之故家珍藏，甚多歸於楊氏。

楊氏與安徽涇縣包世臣結為文字交，並聘為幕府，為其整理古籍。又與江蘇上元梅曾亮為友好，時相請益。

以增藏書既富，乃於聊城內觀街路北楊氏宅第四進院內構築海源閣，樓為兩層，十二間，分別收藏，樓上為宋元精本，樓下為充宋、充元、明板、清板、殿板手鈔本。帖本、字畫、古玩等，另貯於海源閣後院，貯室五間以供收藏。

海源閣收藏，除楊以培得於江南藏家之外，其子紹和亦會悉力於蒐集北方藏家之散書。

紹和既稟承家學，一專於書，不減於乃父，並嚮往錢曾、黃丕烈等前輩藏家之盛名，因而隨侍以增宦遊南北時已著意於蒐羅典籍，不遺餘力。閩錄卷三自云：「余性愛蓄書，於述古、佞宋之癖，尤竊慕之，往歲隨侍先大夫宦遊南北，所收宋槧頗多。」

紹和購書時時留心，每到一地必留連書肆，冀得佳本，同治元年携弟紹程赴布政司應試，竟獲宋刻百書詳節，迨發榜中式，至濟南，又購得宋本脈經十卷。

有時遇有絕佳之本，然以索價過高，未能談妥，而為他人捷足先得，則竟為之夢想，或有怏怏難平之情。閩錄卷五，紹和有云：「咸豐辛亥，有估人持此本（元本梅花百詠一卷）與宋刻梅花喜神譜來袁江求售，余極思並購之，而喜神譜忽為他人携去，至今猶縈之夢想。」又卷二亦云：「予昨春遊護國寺，見一本（資治通鑑）乃北宋槧，古雅精善，寶光熊熊，得未曾有，且首尾完具，洵稱奇書，云出一動成家，與宋本六臣注文選共一帙，議直三日，終不就，為有力者攫去，至今猶怏怏云。」其嗜書之癖若此。

同治二年，紹和服官北京，時值端華反對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以「狂悖」之罪遭譴，怡親王府樂善堂之收藏，因而散出，獲得宋元善本甚多，楹書閣錄間有所紀。

怡親王為聖祖之子，其樂善堂大樓九楹，積書滿架，在錢氏絳雲樓未遭回祿之前，其宋元精本，大半為毛晉汲古閣、錢會述古堂所得。清初毛、錢兩家散書，半歸徐乾學傳是樓與季振宜；後來徐、季書散，又經由何焯介紹歸於怡府。乾隆中，四庫開館，天下藏家皆有獻書，惟怡府之書未進，其中世所罕見之秘本甚多。

此外又曾得清高宗十一子成親王永理怡齋之故物（見於閩錄卷五），又曾得天津查為仁水西莊故物，查氏藏書多有萬卷。

紹和既得怡府樂善堂舊藏，則傳是、述古弄藏，北方故家所藏亦入海源閣。閩錄卷三云：「丙寅（同治五年）獲於都門，卷前有乾學健卷印，乃東海故物，後入怡邸者也。」又云：「同治丙寅（五年）春，樂善堂散出，予得明刊宋元人集及各子書善本百餘種。」又云：「同治癸亥（二年）四月購於都門。」類此記載，在閩錄中屢見不鮮，據近人日照王氏獻唐親驗閣中藏書謂：「余以目驗所及，知其得於樂善堂者，正不亞於藝古書舍。」足以為證。於是天下孤本珍笈，精校名鈔，悉集於聊城，海源閣藏書乃蔚為大觀，獨步中原，與江南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並峙，當時海內推為「南瞿北楊」。

紹和亦頗好學，從梅曾亮、包世臣等諸父執請益，故藝術詞章，皆能深入古人堂奧；治學尤精，通於鄭氏訓詁之學，毛詩、公羊皆有割記，惜未成書。同治三、四年間，撰「海源閣藏書目」，又記載宋元本行式印章評跋，於同治八年編成楹書閣錄五卷；十年，彙錄黃丕烈、汪士鍾所藏精本跋尾，成續編四卷。

楊氏保彝，於海源閣藏書雖無甚裨益，而能繼承家學，珍守父祖遺業，使精軼名刊，巍然保存，此功亦不可沒。

保彝晚年，子女皆已夭失，乃選族人敬夫為嗣，以主持海源閣。然又恐身後族人爭產，累及先人遺業，遂援引吳縣孫氏祖蔭攀古樓之成例。於宣統元年九月，開列金石書目，成「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呈請歸入祖祠，子子孫孫，世世保有，外人不得干與。並於當年十月至次年四月，遞由東昌府轉詳山東提學使，咨部存案。同時聊城縣亦以此意出示保護，其書目等復由呈轉各機關分別蓋印，發還楊氏。楊氏敬夫即携海源閣印藏精本，寄居於津門。

楊氏藏書，至為精博。據楊氏楹書閣錄所載，正編收錄一七〇種，計有宋本八十五，金元本卅七，明本十，校本二十，鈔本十八；續編收錄九十七種，計有金元本一，明本二，校本八十六，鈔本九；正續編合計所錄共有二六八種。然此僅為所藏之一隅而已。閩錄、續編所載，並未盡括其所藏，約當其善本十之五、六，紹和晚年所收之書，欲擴閩錄三編以記之，故閩錄續編楊氏自序云：「三編之纂，擬俟諸來日」，然終未編成。

此外，尚有光緒十四年，江標所刻「聊城楊氏海源閣書目」，載其藏書三六〇種。較閩錄所載，稍有增益，然仍未盡收海源閣所藏。

又據楊保彝晚年在開呈備案時，所附列之書目，有海源閣書目六冊，計經、史、子、集四部，有書三

、二三六部、二十萬八千三百餘卷。又有楊紹和海源閣宋元書目乙冊，計有書四六四部，一萬一千三百廿八卷。

民國十九年，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日照王獻唐氏，據保彝手訂海源閣宋元秘書目原鈔本所載，考得楊氏收藏宋元佳本竟達四六九種之多。王氏在該書目序文中云：「茲展轉購得清鈔底本四卷，後有鳳阿先生題記，共書四百五十五種，編後益出一種，中附夾籤，又增入十三種，合得四百六十九種。較聯署檔案所載，又多出五種。此殆鳳阿先生手編底本，於備案之時，或略有減損。要之，海源閣善本書籍，備於是矣。」

楊氏既以三世精力專於藏書，囊括明季清初諸名家所有古刻名鈔，又增益乾嘉以來，黃丕烈、顧廣圻諸家之精校秘寫，聚集於一門，儼然為北方圖書之府，為我國清初以來私家藏書史上一大轉移。王氏獻唐云：「清代私家藏書，初以江浙為中心，展轉流播，終不出江、浙境外。迨聊城楊至堂，始得百宋一廬之精本，章載而來，情勢乃稍稍變矣。」又云：「楊氏藏書，半得於南，半得於北，暇收兩地精鈔，萃於山左一隅，其關於藏書史上地域之變遷，最為重要。以前江、浙藏書中心之格局，已岌岌為之衝破矣。」

海源閣藏書既如此美富，然楊氏所最為矜者，首為四經四史，故以宋存書室儲天水朝舊籍，及元本、校本，更以四經四史為齋名。桐鄉陸以涪論廬雜識云：「聊城楊侍郎得宋板詩經、尚書、春秋、儀禮、史記、兩漢書、三國志，顏其室曰四經四史之齋，可謂藝林佳話。」又董授金氏亦云：「端勤父子，雅意勤搜，四經四史，卓然為諸藏書家冠冕。」至於四經之所指，則與楊氏自記稍異，證之楹書兩錄，當以鄭玄箋注之毛詩及三禮為是，據兩錄卷一自云：「先公所藏四經，乃毛詩、三禮，蓋為其皆鄭氏箋注也。尚書、春秋，雖有宋槧，固別儲之。」又云：「錢遵王、陳簡莊所藏鄭箋毛詩兩宋本復先後來歸，於是北海之學存於今者，咸獲善本，洵經厨之大觀也。」

楊氏所蒐宋本四經四史，皆歷經名家藏玩，而展轉獲得，各書名家印記累累，批註滿紙，可謂海源閣之鎮庫典籍，尤以四經各本更能經兵火劫難，共歷生死，最受鍾愛。茲將四經四史簡述如後。

四經：

宋元毛詩三卷一冊

據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云：此本係南宋麻沙坊本，為毛鄭詩之最古者。朱竹垞引陸元輔曰：此書不知何人編輯，錢刻甚精。首為毛詩舉要圖廿五，次為毛詩篇目，卷一至卷終，則全錄大小序及毛傳、鄭箋、陸氏釋文，而採取左傳三禮有關於詩者為互注。又標明詩句之同者為重言，詩意之同者為重意。蓋為唐宋時人拈括之書。此本曾經查慎行、顧廣圻收藏，以增於道光廿九年購於揚州汪容甫家。咸豐辛酉（十一年）遭劫，僅存卷十八至書末三卷。

宋本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註點校毛詩十一卷五冊一函

據朱彝尊經義考載有宋刻纂圖互註毛詩，當即此本。惟此本僅存毛詩圖譜，而缺毛詩舉要廿五圖。亦不知刻人，宋時諸經子書皆有重言重意之術，以備經生拈括之用，且審其避諱，惟慎字缺筆，或為南宋孝宗時刻本。原為陳鱣舊藏。辛酉遭劫，十二卷以下皆已焚去。

宋本周禮十二卷六冊一函

此本為婺州鄭注專本，首尾完整，鏤刻精工，字學精審，幾於倦翁所謂偏旁點畫不使分毫差誤，避宋諱較他本為詳，為世所僅有，寶中之寶。此本係以增督袁江時購自揚州汪容甫之子孟慈太守家。

宋本儀禮鄭注十七卷十二冊二函

此本為嚴州本，係以增得於同年友好江公持贈鄉人邢太僕之故物，首尾完具，紙墨如新，惟卷首前數葉連兵災焚失。有半窗修竹、南沙草堂、華北馬仲安家藏善本、金星紹藏書記各印。

宋本禮記二十卷六冊一函

此本為南宋孝宗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刻本，為現存最古板本，係顧廣圻舊藏。

四史：

宋本史記一百三十卷三十冊六函

據張金吾藏書志云係錢鈔赤藏本，後歸季振宜。此本字畫精朗，古香可愛，為宋板中絕佳之本。以增於咸豐元年，以三百八十金購於吳門，三年冬載歸陶南別業；十一年遭搶亂，全書毀裂，後加修飾，略復舊觀，或其子孫世世慎守之。

宋本史記一百三十卷二十四冊四函

此本乃南宋孝宗淳熙三年，廣漢張杆守桐川時，用蜀小字本重雕，卷中遇「軒轅」二字輒缺筆，錢大昕養新錄據李氏通鑑長編考證云：蓋遼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六月，禁內外文字不得用黃帝名號之故事，其經典舊文不可避者闕之詔令。係以增得於道光廿九年，每冊皆毛晉、季振宜、徐乾學印記累累。

宋本漢書一百二十卷六十冊六函

據黃丕烈百宋一廬賦注考之，此本當係南宋寧宗嘉定元年，建安蔡珙所刻。道光廿二年，以增由好友嘉興錢心畫處得知為商邱宋氏故物，尋求未得，直至道光廿七年，巡撫關中，始以朱提五百購得。有古漢毛氏奏叔圖書記、御史振宜之印、徐乾學等印記。

宋本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四十册四函

此本爲南宋時刊本，密行細字，「紙潤墨香，秀雅古勁，展卷便有驚人處」，與嘉定本班固漢書同一精絕。咸豐元年，以增獲於吳門。此書歷爲汲古、延令、傳是各家收養，圖記凡數十，珍秘可見，與班書尚稱雙拱璧。

宋本三國志六十五卷三十二册四函

此本爲宋槧，用以考校他本，少有舛誤。係道光廿九年，以增於袁江以重金得之，取配舊藏宋槧史記、兩漢共成四史。

楊氏以增除尊四經四史外，亦頗重陶詩，並勤求其佳刻，偶錄卷四有紹和追述云：「先公爲詩宗王、孟，而探源彭澤，陶公諸作莫不諷誦焉。宦游垂四十載，雖文書填委、軍報倥傯之際，退食少暇未嘗廢，吟詠至老，猶孜孜不倦。……洎道光己酉、庚戌間來帥南河，訪之吳門，於是兩陶集始先後收養之。不勝狂喜，以爲合璧重光，莫是過矣。」

楊氏因仰慕陶潛之高風亮節，從而重陶詩，又從而對源出於陶詩之王維、孟浩然、韋應物等田園詩家亦一併重之，並極力蒐求各家詩作之佳本。其宋存書室中藏有北宋本陶淵明集十卷、宋本湯注陶靖節詩四卷、宋本陶淵明文集十卷，北宋本王摩詰文集十卷、宋本本王右丞詩集六卷，宋本孟浩然詩集三卷，宋本蘇州集十卷。四家詩集悉爲至精至善刻本，因視之爲「琅嬛奇福」，並期其子孫應知「世世永寶之。」

楊氏所藏韓愈、柳宗元文集亦多，皆爲宋元善本。韓愈文集有宋本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爲南宋初刻，係殘本鈔補，有元時翰林國史院官書朱文長印。何炳引毛斧季云：「此本刻時約尚在朱子之前，尤韓集中之最少者，極爲可珍。爲道光廿八年冬，以增獲於都門。又有元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附集傳遺文遺詩，書上無刊刻年月，然以字體紙色推定，確爲元槧元印，亦可珍。柳宗元文集有三種：一爲宋本五百家註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爲南宋精雕，臨安府陳起解元書棚本。四庫提要稱爲槧鏤精工，紙墨如新，足稱善本，良可寶貴；徐餘乾學傳是樓故物。二爲宋刊添註重校音辨唐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楊氏以何義門讀書記、陳振孫書錄解題考之，知爲南宋寧宗時，鄭定刊於嘉興，此本通體完整，彌足珍貴，係紹和在同治五年購於都門，爲朱彝尊舊物。三爲元本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四十三卷別集二卷，據張金吾藏書志考之，爲元仁宗延祐年間所刻。」

海源閣除有四經四史齋、宋存書室收養珍善舊籍以外，楊紹和在因藏有南宋初年思陵內府本太清樓帖五卷精拓，並配置兩陶集，以表對陶潛仰慕之心，故於同治三年，效法翁方綱氏晉觀堂之意，而題其齋爲「儀晉觀堂」。偶錄卷四云：「年來田居無事，惟與金石翰墨爲緣。家藏思陵內府太清樓帖五卷，視北平翁氏（方綱）第六卷右軍書無毫髮異，皆南宋初精拓。援竊取翁氏「晉觀堂」之意，自署曰「儀晉觀堂」，復以兩陶集爲之配，藉於山陰彭澤寓景仰之思。」

楊氏海源閣藏書豐富，當時北方藏家，除御府珍秘外，無能出其右者，故謂爲北方藏書巨擘，亦不爲過。然因時局動盪，屢遭匪劫，所藏佳槧，大有損毀。咸、同之間，江南有太平天國擾亂，前後達十五年；而江北又有捻匪爲之響應，猖獗十八年之久，至同治七年始告戡平。

楊氏藏書首次遭劫，係在咸豐十一年，即所謂「辛酉之亂」，捻匪寇擾魯、皖一帶，烽火遍地，且曾在楊氏陶南別業逗留，然不知所藏各本皆爲蟬林之寶，晝夜之間毀去閣藏十之三、四。楊紹和在偶錄卷一追記此劫，寓以無限痛惜，文云：「辛酉，皖寇擾及齊魯之交，烽火五千里，所過之區，悉成焦土。二月初，犯肥城西境，據于華附莊陶南山館者一晝夜。自分珍藏圖籍，必已盡付劫灰；及寇退，收拾燼餘，幸尙什存五、六，而宋元舊槧，所焚獨多，且經部尤甚。」

據王氏獻唐云：華附莊附近田地，多爲楊氏私產；所謂陶南山館即在其地。當時楊氏書籍，多藏於此。捻匪初時，焚掠極慘，幸有捻匪首領任柱迫至，嚴令禁止，乃免於劫，宋元舊槧得以未付劫灰，亦屬大幸。此次匪劫雖幸存十之五、六，然海源閣宋存書室之四經四史齋，竟至不易恢復舊觀，可知受禍之烈。

然經此劫後，楊氏訪求典籍，一如當初，不遺餘力，繼續蒐羅秘笈精鈔，同治以後，屢有所獲，尤以收得樂善堂、貽晉齋等故物爲大宗。至於劫後殘冊，亦盡力配補，務使恢復舊觀。偶錄卷一載：「（宋本三續千字文一卷），舊弄於陶南別業，辛酉遭亂焚失，僅存數葉，因以新本配補，俾成完帙」。又卷二載：「（殘元本資治通鑑一百五十卷）辛酉寇亂，焚失三十餘卷，考異與未卷正在其中，爰取胡刻新本補之。」又卷五載：「（宋本花間集十卷）辛酉之秋，遭亂復失，世鮮宋槧，無由補苴，致可惜也」。故楊氏藏書，仍續有所增，尙能不減色過甚。

民國成立後，國家多難，軍閥割據，擁兵作亂，相互殺伐，從無寧日，於先民遺籍，更不知加以保護，故文物損毀尤鉅。民國十七年張宗昌督魯時，地方混亂，其部下時思將楊氏藏書搜爲己有，楊氏爲閣書保護安全起見，乃將善本書籍之精品，以汽車北運天津自宅保護，幸而爲日後戰亂，預留一批善本書種，可謂捻匪劫後之大事。

民國十八年初發生中原大戰，戰事綿互兩年，冀、魯、豫、皖之間，時有激戰，地方土匪也趁機而起，肆掠掠奪。楊氏家鄉地處魯西，藏書滿家，尤得土匪覬覦之想，此時又傳聞楊氏出售書籍，聊城縣教育局呈請山東省教育廳，轉請省府飭令縣府保護，同時教育部亦令省教廳與縣長會查，謂現存書籍，並無損

失。隨後民政廳即令該縣府妥為保護。在該年五月，曾有土匪王金發占據聊城，然並未損及楊氏藏書。海源閣第二次遭劫，應係民國十八年夏七月十日，匪軍王金發再次攻陷聊城，其司令部即設於楊氏宅內。王匪並隨帶書記參謀有蘭山樊天民、堂邑楊道南等，均為前清生員，頗知書本，將閣中宋元秘笈及金石書畫，擇其精華，劫掠而去，焚毀尤多。於是楊氏海源閣奕世相守，巍然百餘年之藏書，自此散佚淪亡殆盡。

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王氏獻唐曾前往海源閣調查，將劫後殘缺，逐部檢點，並彙錄書目，以資考查，撰有「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書之過去現在」專文，述及原委。據王氏所見，一片狼藉，「書籍零落，積塵逾寸。宋本史記殘餘一冊；宋本咸淳臨安志殘餘二冊，均散置地上，與亂紙相雜。字畫碑帖，僅餘軸木夾板，中心多被撕去。楊至堂畫像一軸，撕裂如麻，投置几下，黃堯圃手校本蔡中郎集，為海源閣原本，第四冊後頁，亦以拭抹鴉片煙籤，塗污滿紙。以藏庫之珍籍損壞如此，可謂痛心，其家人並謂，匪徒每以閣上書籍放火，舊書不易燃燒，竟憤言：「誰謂宋板書可貴！」此均以毛頭紙印之，並不薰火也」。

王氏又云：「至此次損失之書，均為海源閣舊藏，其後宅三室，均未波及。檢視閣上現存書籍，尚有宋元善本，及蒐翁精校之書，以楹書網錄衡之，均為下乘，其最情之木，聞在匪亂以前，多被楊敬夫取去，存於津門寓所，及其或屬之處。」楊氏善本書，雖云部份已於亂前運送天津，然大部份仍存於聊城故宅。且所謂「下乘」之普通板本，今日已多視為善本，故此大損失可謂不輕。

是年冬，山東省教育、民政兩廳，曾籌商劫餘保管辦法。十九年春，正擬啟程赴聊城收拾劫餘，而戰事突起，政局中變，交通為匪徒截斷，聊城又為王匪所盤踞，海源閣又為其偽司令部所在。因而海源閣乃面臨第三次浩劫。

此次匪軍占領聊城，慘掠焚毀，竟歷八個月之久，居民十室九空。土匪因素知楊氏藏書美富，價值昂貴，乃自天津邀到一號稱「九爺」之書籍古玩專家，盡檢善本及一切有價之古書、碑帖、字畫，囊括而北。且更藉高匿名義，窮搜城內外居民，凡私家書帖古玩，亦為之一網打盡。據聞楊氏宋本咸淳臨安志八冊，半篋為土匪帶入民家，用為枕頭；後因王匪軍隊搜查甚嚴，恐遭連累，乃將該書焚毀，書篋則劈碎煮飯。故此大劫可謂閣中所遇最慘之劫難。

王匪退去後，在聊城之北，博平地方匪窟內，亦曾發現楊氏藏書。後來王匪將所掠奪各物運至保定家中保藏。不久王匪病故，其家人時有出售存書，以當地書肆奎文堂所得最多，既而北平書賈聞訊蜂集保定，又為文友堂購去數種。

匪軍退後，楊氏既以家藏遭損，恐日後或再有意外，乃於十九年十二月，將劫餘殘損書籍，裝為五十餘箱，以火車運往濟南其太夫人住處保藏。書籍裝運，係由家中僱二人經手，倉卒入箱，並未查驗，凌亂無次，且皆為「九爺」不屑一顧之普通板本，故當時並未措意，亦未抄錄裝箱清冊。

楊氏藏書，有由匪手書賈展轉流入天津、北平，而在濟南市上亦頗不少；幸有部份為山東省立圖書館所購得，也有部分存入北京圖書館，然有部分書籍因議價未就，而為有力者購去。但為謀求保護固有文化，搶救劫餘典籍，山東省教育廳與山東省立圖書館，曾擬有「楊氏海源閣書籍協議大綱」，列有三項辦法：(甲)楊氏委託圖書館代為保藏辦法；(乙)半捐半賣辦法；(丙)平價收買辦法。以上三項辦法，任憑楊氏擇取，俾能保存文獻，嘉惠後人，成就不朽盛事。然以戰事未靖，未獲楊氏決議。

三、藏書印記

楊氏藏書印記，可考者有：

「楊」(朱文圓印) 「香南室」(朱文方印) 「儀晉觀堂」(朱文方印) 「宋存書室」(白文方印)
 「宋存書室」(白文方印) 「東郡宋存書室珍藏」(朱文長方) 「聊攝楊氏宋存書室珍藏」(朱文方印)
 「陶南山館」(白文方印) 又(朱文方印) 「海源閣」(朱文長方印) 「海源閣」(朱文方印)
 「楊氏海源閣藏」(白文長方印) 「東郡楊氏海源閣藏」(朱文方印) 「東郡楊氏鑒藏金石書畫印」
 (白文長方) 「楊以增字益之又字堂晚號冬樵行一」(朱文方印) 「楊紹和」(朱文長方) 「紹和筑書」(朱文方印)
 「楊紹和讀過」(白文朱方) 「楊紹和審定」(朱文方印) 「楊紹和讀書印」(朱文方印)
 「東郡楊紹和字彥合藏書之印」(朱文方印) 「東郡楊紹和字彥合藏書之章」(白文朱方)
 「彥合珍藏」(白文朱方) 「彥合珍玩」(朱文方印) 「協卿」(朱文方印) 「協卿讀過」(白文朱方)
 「儀卿讀過」(白文朱方) 「楊氏協卿平生真賞」(朱文長方) 「保彝私印」(白文朱方)
 「楊保彝藏本」(朱文方印) 「鳳阿」(朱文方印) 「楊印承訓」(白文朱方) 「聊城楊承訓鑒藏書畫印」(朱文方印)

(待續)